

刘虹著

官城 贪 暴

一个贪官猖獗的城市

与一个奇特的女人在一座奇特的城市
与一群奇特的官员奇特的商人的较量

展露狼性与人性的异同

披露权欲与色欲的猖獗揭示人间善良的力量

狼相
报告
书系

新疆人民出版社

刘虹著

GUAN CHENG JIAN YING

官城 贫 鬼

一个贪官猖獗的城市

一个奇特的女人在一座奇特的城市

奇特的官员奇特的商人的较量

嗜狼性与人性的异同

色欲的猖獗揭示人间善良的力量

狼相
报告
书系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相报告·官城贪影/刘虹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7

ISBN 7 - 228 - 07309 - 6

I. 狼…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3992 号

狼相报告
官 城 贪 影
GUAN CHENG TAN YING
刘 虹 著

责任编辑 贺 灵
封面设计 晓 符
技术设计 昊 夫

新疆人民出版社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老年事业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
字数 300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ISBN7 - 228 - 07309 - 6/I·2609
定价:25.80 元

官城，并非全城人都做官，而是此古城历来就叫官城也！

据《官城》野史考证，在中生代时期，原官城方圆只有1万平方公里。是拦断秦巴山脉的一个大河滩。公元前19世纪夏朝，禹作为部落首领与诸侯会盟时，身高如塔、力敌万钧之部落首领防风氏专横擅权，为禹所杀。禹纳官城人巩谰，在部落内部推行禅让制。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武王率虎賁甲士持官城“板盾蛮”作卫在朝歌击败纣王；公元前206年，项羽分封天下，自立为西楚霸王，借口巴蜀也是关中土地，封刘邦为汉王。汉王在巴蜀韬光养晦，厉兵秣马，官城作为巴蜀辐射地带，为其供奉大量精兵粮税。

在官城元阳石上烙下耻辱的历史有：公元前223年（蜀章武三年）。从锦城成都谪官城担任县令之王牟之，侵吞蜀挺进中原伐魏之军需，以养外宅黄菲氏被丞相诸葛孔明所斩，血喷元阳；公元2005年西晋。官城第三百二十一任县令朱斯为博晋武帝选妃之好，不惜将亲生女儿朱蓉儿送往宫中。不期，朱蓉儿几经转折到了巨富石崇手里，为石崇门阀斗富先淫乐而后屠杀。朱斯痛愧难禁，用一根系裤绳将自己勒死于元阳山下。光绪二十二年，从本城考中举人回官城担任县令的黄氏，在讨第六房姨太时，因年事已衰却酒量过度暴死于婚床。宣统元年，官城第三百七十五任县令牟氏强占民女被民夫用锄头砸破脑壳。民国元年，第四百三十四任县令赵氏勾引州官姨太太被州官暗中使人割了生殖器。民国十五年，从成都府派往官城担任县令的王氏其夫人偷种田的菜农，奸情败露，王氏一怒之下杀了奸夫淫妇，后自刎亡。民国三十三年，县令蒲氏引诱儿媳，被当国民党军官的儿子剥了个精光吊在核桃树下示众三日。

立秋前夕，市政府大院里已是一片肃杀景象。市政府秘书鲁云飞形神呆滞地望着窗外落叶出神。早该下班了，赵副市长说有事找他，因此他只好等着。一片玄黄的窗外，勾起了鲁云飞对宋朝苏轼仕途失意与黄州秋菊的联想。张张落叶纷纷而下，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在这孤立无亲的官城，仕途与爱情是何等的艰辛。

“小鲁，”鲁云飞一听那熟悉的男中音，即刻扭过身，堆起笑脸，“赵市长，您忙完啦。”

与高挑纤瘦的鲁云飞相比，赵副市长伟岸多了。

“省委党校给了一个名额，我考虑你去。”

鲁云飞很意外，他与妻周丽的离婚纠纷到了命悬一线的头，他不想失去花容月貌的妻子，正拼命挽回，他甚至还请出了赵副市长夫妇，去做周丽的工作。他的前两任妻子，均因他的“不成功”而弃“暗”投“明”，这个时候，他怎么能在关键时刻离开？“不，这个机会还是留给别人吧。”

赵利盛副市长中等偏上的个头儿，脸长目短，肤白发黑，颇有几分艺术家气质。他看穿了鲁云飞心思，“机会很难得，就不要过谦了。”说着他踱到他面前韵味漫长地拍拍他的肩膀，“出去走走吧，或许，从那方面讲，对你不会有坏处的。”

鲁云飞有些恍惚，他想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但赵副市长已别过脸，步履坚定地出了门。

鲁云飞叹了一口气仰倒在座椅上。

赵副市长一边下楼，一边想，鲁云飞真是冥顽不化，固执任性，难怪他的生活一团糟。赵副市长进了轿车，司机问到哪儿？他想了想，到天宫酒店吧。司机便把车往左一拐，赵利盛脑海里立即浮现出章蓉——曾是鲁云飞第二任前妻那性感的身段和别致的韵味，整个人就醉倒在靠椅上。

鲁云飞对省城充满了陌生感。以往到省城出差，办完事就匆匆而回。这次与往不同，听完上午的课，他便可以信马由缰地在省城东西城邑，南北大道上蹒跚，饱览大都市旖旎的风光。他买来一张省城地图，打算徒步沿省城三环路跋涉一圈，并将沿路的名胜古迹游玩一番，再写几篇随笔，拿回郎城晚报发表。鲁云飞是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他婉转如歌的美文妙语，使一个个锦头华身的官城美眉激情难已，如扑灯的蛾子，义无反顾投在他的怀里。然而，女人们从鲁云飞描绘的理想境界回到现实，方才明了当下最需要的是什么，而万万不是那不值几文的酸文醋语。他的第一任妻子宋英，做了一个外地房地产开发商的填房，第二任妻子章蓉成了阔佬们轮番包养的交际花。第三任妻子周丽据传也被一名高深莫测的大人物圈养，正与他展开旷日持久的离婚大战！

一想到周丽，他就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她的美貌，她的聪明，她的性感都使前几任妻子逊色。鲁云飞游览望江公园时，中唐女诗人薛筹的两句诗“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勾起了他对周丽的思念。他实在放心不下，到公用电话挂通了周丽的手机。

听到她铭心刻骨的声音，鲁云飞眼里顷刻涌出了泪花儿。

周丽那边说：“鲁云飞，我们之间已没什么好说的了，有什么话，等法院开庭，向法官陈述吧。”

鲁云飞顿了顿：“现在看来，或许我们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令我费解的是，我们生活得好好的，怎么忽然你要提出分手，你有选择新生活的权力，但是你

必须明白我们的感情并未破灭，如果法院找不到足以证明我们感情破裂的证据，我又不同意离婚，你的诉讼几乎形同一纸空文，还有，你真的割舍得下我们在一起相濡以沫的恩爱日子，难道你忘了我们的婚姻是楚局长亲自保的大媒，难道你忘了我们信守的承诺，至诚相爱，白头偕老。如果我们的婚姻有遗憾，那只有一件，我们没有结下爱情之果。”

沉默良久，周丽才在电话那头说：“既然都讲到这个份上，我也不想再作什么解释，我还有事，得挂了。”

“等等，”鲁云飞急促地说，“你不能告诉我真正的原因，难道有什么人在逼你？”

“笑话，”对方忽然凄惋地，“青天白日，既没有捆绑的婚姻，何谈强拆的鸳鸯，好了，你也是个男人，我也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彼此理解，缘尽缘散，说穿了，也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你也不要过于这么固执己任，天底下，适合你的女人多的是，我们还是分开吧。”

“不！”鲁云飞吼道，“什么男人，什么自尊，我希望你把话说明，莫指桑骂槐。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不是一个男人，就没有起码的尊严？真的配不上你？你有多高尚，你不过从乡镇来的女人，靠婚姻搭桥，才进入了官城，现在目的达到了，我这个所谓的不是男人的男人，就该被你一脚踢开了。”

对方并不恼，一字一句地说：“我一介女流，你犯不着和我较真，既然你把话挑开了，那我问你，李开斌、王风、宗汉林都和你同时进的机关，他们都当上了县团级领导。你呢？我苦口婆心给你说过多少遍，一定要面对现实，该屈的要屈。你算老几，不就文凭高点，会写几笔，在官城人们看重的不是这些，而是你的社会地位即随之拥有的物质财富和人格价值。女人尤为看重这些，这并不是女人庸俗，而是人类性别所决定的，因为男人才是生存竞击场的决定力量。”

“所以，你作出一个官城女人应该的选择。”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再见。”

鲁云飞也不知怎么放下电话的，刚才揽胜的兴致一扫而空，他疲惫不堪地上了回校的三轮车，无限慨叹地吟着：月儿弯弯照高楼，几家欢喜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

省城之夜，马台路的地下十里长廊当属一景。每当华灯初上，长廊舞厅生意爆好，上百家歌舞厅挤满了在这儿释放寂寞的人。灯红酒绿，醉影笙歌中，三教九流，七妖八怪充斥其间。

鲁云飞游遍省城的计划只好搁浅了。此刻，他觉得自己异常可怜。忽地想到老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个潦倒的文人跪着恳求别人将自己杀死的裴哀。他感到宽大的马路是钳制人的铁镣，往来如注的汽车是血液中的病毒，高大威猛的建筑是强权的象征，而那高高在上的男人却是残酷的暴君，如酿造“肉林”的纣王，杀人如麻的秦皇，贪婪成性的尼禄，色魔杨帝杨广；而那里的女人均是周丽般冷酷、美

丽而阴毒，成了强权的附庸。好吧，既然阳光与我相遥，那就去地府觅寻另类的风光，既然天使不与光临，那便与魔鬼为舞吧，鲁云飞进了地下舞厅。

“哇！”鲁云飞一踏进门就差点吼出声来，昏暗的灯光，狂燥的落地音响，令他的心脏剧烈跳动着。想走吧，可肌体内一种焦灼的冲动，又令他迈不开脚步。正寻思着，这是堕落还是高尚？高尚给谁？官商、情场、商场有多少数得着的高尚？自己几十年来老老实实做事，正正派派做人，却换来了什么？那个不学无术，最不老实的李开斌却当上了副秘书长。赵副市长、宗局长等等不都是靠走邪门而一步登天？周丽给老实人当老婆，不到两年就要换轿了。老实，腰缠万贯的大亨老实？重权在握的高官老实？不择手段获取成功的“精英”老实？老实，我日你先人，正派，我操你祖宗八代！此时，一位香气袭人的女人主动向他扑来。

“大哥，第一次来？”她几乎扑到他身上问。

鲁云飞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女人不再言语，就开始以身体为语言和他交流，她紧紧把他搂着，高耸的胸紧紧地抵砺着他。丰满的臀部左右不停有力摆动，她忽儿身体向后倾去，从下往上直蹿绕上来。鲁云飞全身快要爆炸一般，快感和自责充斥脑间。天啦！活了三十三岁，还是第一次历验……啊！自己是一名国家公务员，怎么能？若被组织发现，情何以堪？这么一想，他便果断地将女人推开。女人哼了一声，喷出一口热气，“先生，陪舞是要付小费的哟？”

鲁云飞没有多想，掏出钱塞在她的手里，就风一样离了去。

省党校在护城河的南边，仿古穿的建筑物中在一片现代高楼大厦中显得别致而灵巧。这天，鲁云飞正在上哲学课，他的手机响了，他一看是官城的区间号，是周丽打来的，心里一怔，忙离开教室打开手机。周丽说，明天法庭就要宣判两人的离婚诉讼，不等鲁云飞插话，周丽又说，过一会儿律师会专门打电话找你，说完，就叭地关了机。鲁云飞脑子嗡的一声，眼前的草坪翻倒在天上。果然，电话又响了，一直响了八声，他才忿闷地把手机打开，说：“律师先生，我奉组织之令，目前正在省党校学习，不能出庭，可否申请法庭推迟判决？”

“鲁先生，你不该提这么幼稚的问题。”对方回答。

鲁云飞一股热血直冲脑门，“请你转告法庭，我坚决不同意离婚！”

鲁云飞回到寝室就把自己长长地放在床上，他瞪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暗地里乞求神的庇佑，希望法庭判一个满意的结果。他就这么躺着，只要学友们不问，他会一直躺下去。恍惚间，眼前漫来一片红雾，周丽脸生丹桂，身如玉琢，端坐莲台，她的全身如沐浴在金色佛光中，闪烁着灼人的光芒。她的皮肤奶酪般柔嫩，五官精致而透明，天设的四肢张构列出一种摄人魂魄的魅力，酥胸美臀展现出一股女人特有的神韵。这个被他受用了无数次的女人，她在床第间的呢喃，如破壳的八哥，撩人的声音能划开窗前的雾幔，让如莲的月色涌满心田。与之做爱，千回百转不知疲乏，与她纠缠饱享别样的惊喜与放松。他就这么躺着、想象着，直到手机炸响他才

醒来，这是《官城文艺》的编辑，好友吴三打来的。吴三说今天法院从开庭到宣判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令鲁云飞命悬一线的结果是：法庭判离。

迷糊中，他又到舞厅去了。长廊舞厅按八卦图分东、南、西、北等开了八个洞门。这是鲁云飞进门时，蹲下来系鞋带无意中发现的。他觉得好笑，舞厅咋这么讲究，一旁卖水的老汉告诉他，这地方是七十年代响应伟人“深挖洞”的号召，修筑的防空洞，改革开放后才改做了舞厅。来长廊舞厅的多半是裤兜里没几个钱，去不了夜总会，只好到这种场所舀一瓢油。在“燃情”歌舞厅，一个身着一身白色休闲运动装的高挑男子，尽情舞动着身姿，摇晃着脑壳，在女人中间穿梭。

鲁云飞回到舞厅一屁股坐在子凳上，抿了口葡萄酒，他的心情有了好转。这时，手机响了，鲁云飞走到门外打开手机，赵副市长说，特批他几天假，好好在省城玩玩。步入娱乐场，烦恼已抛却，想想，人只要满足了身体的需求，达到阴阳的互动，还有啥割舍不下的呢？

“大哥，”一团白影飘落到他身旁，“不请我喝点儿？”

鲁云飞眨眨眼看了看，见是门口拉客的“小把戏”，鲁云飞把葡萄酒朝她的方向推了推。

“大哥，”她用左手端起杯摇了摇而后一口腾空，“要不要我替你介绍个舞伴儿？”

鲁云飞把脸掉向一边。“小把戏”做了个鬼脸儿，抹了抹嘴，“坐在音响旁的那位美姐和你才是一路人，”她朝那边指了指。鲁云飞愣了愣抱起酒瓶，一口气干完。

美姐似有感应地朝这边投来一瞥，她莞尔一笑，然后把头扭向前方。鲁云飞揉了揉有些醉意的眼睛，见那美姐端坐莲台，浑身环罩着一种紫色的光环，令人目眩。鲁云飞趁着酒性，壮起胆子，向她走去。

“对不起，”美姐面对他的请舞，向后移了移身子。鲁云飞一愣，眨了眨眼睛，嘟哝道，“你怪。”便退回到座位上，又要了一瓶酒。他把酒打开，倒了满满一盅杯，正欲端杯，美姐影子一样飘了过来，把他引向舞池。鲁云飞有些恍惚，一脚踩在美姐的脚尖上，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她并不张惶，而是一字一句地说，“这种环境，空气中含氧量低，再大量饮酒，会刺伤中枢神经。”

鲁云飞搂着她，一道道金光在他眼前缭绕，不禁有些拘束，“我曾去过深圳的夜总会，那儿管红酒叫特饮，你猜卖了我多少钱？”

美姐耸了耸肩。

“卖了我900元。”

美姐如雕似玉的脸颊微微颤了颤。

“那次差点让我回不了官城。”

“官城？”美姐小声地重复了一声。

鲁云飞点了点头。美姐葱头般的手指轻轻挽着他的肩，他有些慌乱，但瞥一眼她惊人的美貌和不凡的气质，他丝毫不敢造次，像变了一个人儿，本份而近木纳地

随着她的节拍跳着。鲁云飞把全部注意力都投放在她的脸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的眼珠亮亮汪汪，像喷涌不尽的山泉。瞥你一眼，能将你灵魂洗涤个透彻清干。她的整个身影在音乐的伴奏下，飘逸而玄妙，高贵而神秘。她身材高挑，而丰胸和细腰让人感触到女人躯干的圣洁和震撼。他试着把托她的手往下，她却向后倾仰了一下身子，一口地道的省城口语道，“不要以为，到这儿来的女人都是那种女人。”

鲁云飞一激灵反击道，“难道到这儿来的男人，都是那种男人？”

美姐把手松开，在空中绕了个圈，而后和他双手交叉，分开又合拢，身姿旋转着，最后回到他的身边。美姐啐道，“至少你是那样的男人！”

鲁云飞像挨了当头一棍，停止了舞步，美姐淡淡一笑，主动挽了他。鲁云飞感到自己体面的伪装，倾刻被她撕扯下来，灵魂肮脏的一面，暴露不遗，他真想给自己一个耳刮子。

“戳到你痛处了？”美姐见他陡然像变了一个人儿，就去掉了主语，好让他感到一丝亲切，“你是官城人？”

“以伤人取乐是你们做舞女的天性？”鲁云飞和她旋转到了门旁，渐次看清她颇有轮廓的脸。天啦！他在心里叹道，这张典型的瓜籽狐媚脸，多像周丽。她左嘴角下那颗小黑痣，不正好与周丽那颗形同天设？她的鼻梁婉约着，把亮的眼，媚的唇，凝脂般的下巴，巧妙而别有风情地串珠缀玉了起来。她天鹅般圣洁的脖颈上戴的是一根扎眼的白金项链。而她的手腕上也戴了价值不菲的黄白细软。哎，在他生疑、敬畏之余，一腔落寞在他胸中翻卷，这么高贵的女人，怎么到这种场合？如果是周丽，她再堕落也会对这儿嗤之以鼻的。

“没见过女人？”美姐开始施舍她的温柔，显然，她也看清了这个帅气而斯文的脸膛。

“哦，我想起了一个人。”

“情人？”

鲁云飞伤感地俯下头，“什么情人，家里的女人都飞跑了。”

“从气质看，你像一名公务员。”

鲁云飞勉强地笑了笑。

“人总是身不由己吧。”美姐很善意地慨叹。

“你到这儿来干也有隐衷？”他问道。

美姐把脸别向一边，“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美姐告诉他，她姓齐名紫怡，是省弘康药业集团公司的销售代表。总部最近开发出了DM心血管系列特效药。这种药品主要功效是人在氧气含量低呼吸困难的条件下，如何调节肌体内血氧的含量，改善血液循环。省城没有矿山、邃洞，紫怡就选择了地下舞厅做“试验”，以搜取相关数据。

“那么你呢？”紫怡抿了一口红酒俏皮地说，“该不会是作风月情场调查的吧？”

鲁云飞望着她一张稚气未尽充满善意的脸，便将自己到省城读书，又怎么与妻子离婚，以及前两位妻子怎么“弃暗投明”一古脑儿向紫怡和盘脱出。

“也许，”鲁云飞苦笑道，“我不该告诉你这些，”他又扬了扬愁云遮障的眉眼，“在萍水相逢的女人面前，或许应该保留点男人的自尊。”

“不，”紫怡一眨不眨望着他轮廓分明，眉眼俊秀的脸庞，“至少说明你信任我，正如我从第一眼看到你就信任你一样。”

鲁云飞摇晃了一下身子，“过几天我就要回官城了，我真不想回去，”他重重地叹道，“那是个妖孽作怪，鬼魅横行之地，是那个被不良风气严重污染的城市。”

“污染？”紫怡好奇地问。

“空中飞扬着尘埃，地下铺满了垃圾，人车争拥抢道，清澈的江面被污浊成一条臭水的沟渠。当然，”鲁云飞顿了顿，“最污染的莫过于人的心灵！”

“心灵？”紫怡瞪大了双眼。

“市容环卫只是城市内核的一个表象，而当权派的专横、腐化与堕落更是令人发指。”

紫怡忽然格格地笑了起来，“你在说得太玄了，如果官城真是你说的那个样子，省委早该对那里的班子一锅端了！因此，它总不可能是一块独立王国吧。”

“你太幼稚了，”鲁云飞好奇地盯了她一眼，望了望跳舞的男女，“没听说我们官城十大怪吗：高干子女奔往国外，无业游女不系裤带，三、五块钱就能作爱，穷人普遍把绿帽带，财政税收那才叫丫，头头们刮地皮响彻云天外，县处级不养情妇算你没混开，地厅级没有外宅算是猪八戒，市委龙（脓）暴（泡）书记无奈，市长陈镇掌管党政军财。”

紫怡没有鲁云飞想象的发出惊笑，而是拢了拢鬓发一字一句道，“看来，今生与官城有难解之缘呐。”

“哦？”

“到了官城，你可要帮我！”紫怡忽然笑了起来。

“帮你？”鲁云飞不解地。

“是呀，”紫怡扬了扬秀眉，长长舒了一口气，像是作出了一项重大决断，“总部将派我到官城拓展DM市场，我将是那个城市的片区经理，又恰巧有缘在这儿认识了官城的你。”

鲁云飞瞪大眼睛把这位美仑美奂的女人从上到下打量一番惊讶到：

“你要去官城？”

紫怡顺着他的目光把自己打量一下，“我不能担此重任？”

“不，”鲁云飞干脆地，而后又重重叹了口气，“我只是个小人物，带不了长的秘书，帮不了你啥忙？”

“难道我会让你跟我一块去推销药品？”紫怡不禁格格笑出声来。

鲁云飞还是持不同意见，“我不是怀疑你的能力，而是，你毕竟是个女人，懂吗？官城那地方，容不得像你这样美艳的女人！”

“是吗？”紫怡玩味地道，“我可不是吓大的哦，你知道我最崇敬毛泽东的什么吗？”

“什么？”

“自幼形成的在专制独裁者面前的反判！”

“好啦，”鲁云飞衬着有些闷胀的头颅：“我头有些晕。”

“来两片DM吧，”紫怡取出两片药，又把茶水递给他。

鲁云飞拿着药有些迟疑，紫怡会意，先服了两片，鲁云飞也才勉强服下两片。

“要不了半小时，你大脑缺氧就会得到改善，头痛自然消失。”紫怡很自信地。

不一会儿，鲁云飞果然不再头晕了，他兴奋地站了起来，“这药效果真不错，凭这药的品质，你一定会很快打开销售市场的，不过，”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他一看号码是赵副市长的夫人，市招商局局长楚怀秀办公室的座机，他站了起来望她一眼说：“有人找我，我也该回去了。你到哪儿都是搞销售，何必非得去官城？”

紫怡也站了起来说，“我一旦决定的事，是不会改变的。”

鲁云飞接完楚怀秀带安抚性的电话，就向西边的入口走去，他不想再和紫怡纠缠，几次婚变，他已对美女失去了兴趣。他打算明天就回官城。他迈步向前，刚拐过一个岔口，就嗅到一股塑料被烧焦的异味，皱眉间，忽然，不知从何处传来绝亡的呼唤，“不好，失火了！快逃啊！”

地下室前面顿时炸开了锅，男男女女，湖水般向门口奔涌去。鲁云飞大惊失色，他被人流裹卷着到了洞门，见到不远处刺目的白光，他忽然想到仍在里面的紫怡，便不顾一切转身向里面冲去。

“燃情”舞厅内音响太大，根本听不到前面的呼唤，男男女女仍在里面跳舞。鲁云飞在舞厅没有看见紫怡，便焦急叫喊着紫怡的名字，可仍没有回音，他便高喊，不要跳了，门外失火了，快跑啊！人们顿时乱作一团，然后拼命向门外涌去。鲁云飞闪在门侧，仍不见紫怡的身影，难道她已走了？不可能，对了，他忽然想起，他离开时，她正向卫生间方向迈步。鲁云飞冲进人群，使出吃奶的劲头儿拨开人流，冲向卫生间。果然，紫怡刚从女厕所出来，一见鲁云飞，惊恐万状地问：“闹哄哄的，出了啥事儿？”

鲁云飞一把拽着她，“前面舞厅失火了！快跑！”

“啊！”紫怡大惊失色地。

鲁云飞拉着她冲向了通道，“莫慌，跟我来。”

当俩人飞奔到东门，一股浓烟夹杂着烈火迎面袭来，接着传来人们的尖叫。鲁云飞和紫怡也呛咳个不止。

“跟我来，”鲁云飞扯着她折向西边奔去，跑到拐弯处，从浓烟里跳出几个“火”

人。

“怎么了？”鲁云飞拉着一个女人的肩膀问。

“门……门被火封住了，”女人嘟哝一声，就栽倒在地。鲁云飞去扯那女人，又一阵浓烟夹杂着熊熊火焰卷了过来。

“不好，烈火扑进来了，”紫怡拽着鲁云飞被气流卷走。紫怡死死抓住鲁云飞的手，一边向西南方跑，一边喊，“拿着！”紫怡不知什么时候拿出几片DM，俩人快捷地吞咽了下去。

“这药能增强肺的呼吸功能，排除毒气。”紫怡喘气道。

“能不能给其他……难友……几粒？”

“可惜只带了6粒。”

鲁云飞无奈地甩了甩头，又一阵浓烟向他们袭来，他们跑到西南边，却绝望地看到门上了锁。

四周弥漫了烟雾，巷道里已是一遍漆黑，鲁云飞和紫怡不停的咳嗽。鲁云飞掏出手机，借助微光见通道上已倒下了几个人，不禁长叹一声，天啊！难道我鲁云飞前世做了孽，倒霉不算，连性命也要葬生火海！

像揣摸到他心思似的，紫怡紧紧拽着他，“我们都还年轻，我们没有放弃生命的资格，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不知出于恐惧还是感激，他把紫怡紧紧抱着，那柔嫩的不仅是身体，更是生命的力量。

“几道门都堵死了，是否到北门看看。”

“盲目乱跑也不是个办法，再说，毒气的作用，我们跑不了多远的。”

“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

“让我试试看，”鲁云飞将紫怡推到一旁，拼足气力向铁门撞去，一次，两次……铁门巍然不动。

“我们只能往北！”紫怡焦急地。忽然，又一阵浓烟袭来，紫怡拼命地呛咳，她想呼唤，喉头却像塞了棉絮。鲁云飞把衣服脱下用力将浓烟扇开，紫怡捂着胸继续咳嗽、喘息，最后倒在他的怀里。

鲁云飞拥着虚弱至极的紫怡，不禁流下绝亡的泪水，又一阵浓烟涌来，伴着剧烈的咳嗽，鲁云飞感到眼睛一黑，身子一软，咕咚一声和紫怡倒在了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微弱却异常刺耳的声音在他耳旁鸣响，像沉夜的钟声，晴空中的霹雳，把昏昏沉沉的鲁云飞敲醒。鲁云飞迷迷糊糊用手去抚摸那个泛着绿莹莹光芒的声音，找呀，寻呀，就是不见其踪影。忽然，那绿光在夜的天空消失。紫怡也苏醒过来，她颤抖着把手机递给了鲁云飞，鲁云飞像重新获得第二次生命般欣喜的拨打着他熟悉的号码，却始终没有信号。紫怡把手机放在他起伏不平定的胸膛，用微弱的声音呼唤着，“我们不能倒下啊！”

鲁云飞握着她冰冷的手，把她久久地按放在心口，她的手那样柔嫩、细腻，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他感到她的手逐渐向上，上到了他的嘴唇，他不停地喘着热气，以图驱散她的寒冷。渐渐地，他感到她的手暖和多了，充满了爱意和希望，真想吻吻她。

“鲁云飞，对不起，是我拖累了你。”紫怡最终把手放在他的脸上，温柔地说。

远处的火光，渗进微弱的光斑，鲁云飞疲乏的脸宠露出淡淡的微笑，“和你在一起，我没有感觉到死亡的恐惧，相反，我增添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力量！但令我遗憾的是，我们刚刚相识，却陷入绝境了。”

“是我对不起你，你不该回来救我。”

鲁云飞爱怜地攥着她的手说，“要说对不起，该是我对不起你，如果我不主动找你，和你交谈，你早已离开这儿了。”“强盗逻辑，”紫怡一边说着，一边试着扶着墙缓缓站起来，“黑咕咚咚的，我们现在何方？”

鲁云飞也吃力地站了起来，紫怡的话像黑夜迸溅的火星，使鲁云飞眼前一亮，他几乎吼了起来，“我记得我们倒下之前是在西南方向，方位使我想起了进门时，卖烟老汉那番话。”

“老汉的话？”

“这地下室是按八卦图构筑的，共分八道门，唯有乾西北的开门，艮东北的生门为两个吉门。当年毛泽东党中央占据陕北为开门，林彪、苏联红军占据的东北为艮东北的生门！”

“四周漆黑一遍，你能分辨方位？”

鲁云飞用身子折转了一番，“应该有一定把握，眼下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东北门，二是西北门，关键是第一选择。”

紫怡扶在墙上咳了一阵嗽，“空气越来越稀薄了，我们来不及作两次选择。”

“是呀，若不是你那药的帮助，我们早就……现在，我们只能碰运气了。”

一阵浓烟袭来，两人又是一阵剧烈咳嗽，鲁云飞拽着紫怡刚跑了几步，紫怡就跌倒了。鲁云飞顶着浓烟去搀她。紫怡流下了绝亡的泪，她把鲁云飞一推：“我跑不动了，别管我，你自己逃命吧……”

鲁云飞脱下上衣把她头部拢着，吃力的把她从地上扶起，“西北门是最先着火的地方，应是消防部队最先抵达之所，目前，”他咳了一阵嗽，“这是我们最有希望的逃生之路！”

紫怡拢了拢罩在头上的衣服，靠在鲁云飞的肩头，无力地说：“想不到，你这个文弱书生，这么坚强。”

鲁云飞把长裤脱下罩在自己的脸上，用胳膊紧紧挟着她，拼足全力向西北门冲去。

2

法庭判决周丽与鲁云飞解除婚约的当天下午，周丽兴冲冲入住在象征官城地位和财富的领秀别墅A群C座。这一座单门独院系仿欧古典建筑，红色的外墙，凌空飞檐，环绕四周威仪而神秘的围墙，使别墅罩上罕见的华贵。周丽这个从镇上来的女人忽然有了一步登天的感觉。她刚踏进门，一个中年微胖的女人便笑容可掬地接过她简单行装，而后将她带到两层楼的每个房间，浏览了一遍。最后，把这位新来的女主人请在了乳白色的进口鄂鱼皮沙发上。

“陈太爷不在？”周丽一落座便端出一副贵妇的模样。

女佣恭敬替她换上一双黄色的绒毛拖鞋，细声细气地说：“太爷说，他有要事，让您先休息。”

周丽明显有些不快。

“太爷说，这就是您的家了。”

“下去吧。”周丽颇烦这个肥婆地说道。女佣离开后，她这才放松地浏览室内的豪华装饰，乳白色的吊顶，临江那淡蓝色幕墙外的朦胧。顿时，脸上荡开了微笑，她在心里喝采道，我终于跻身上等人的行列，名车、豪宅已成现实，而失去的不过是一场婚姻么。拥有了陈镇这位政府一把手，继而拥有眼前的一切，暗地里不就成了官城第一夫人？这才是自己生活的宗旨，女人嘛，谁不奢望走“终南捷径”往强者身上靠呢。正得意间，手机响了，她一看号码，便惊喜地打开接听键。

“丽丽吗？”一个男子低沉而浑厚有力的声音说道：“省委来了非常重要的客人，我要全程陪同，你就自便吧。”

周丽厥着嘴撒娇道：“我刚踏进家门，就把我凉在一边，为了您我可是什么都豁出去了，男人不要了，家也毁了，什么都给了您！您却好，刚踏进门，就让我独守！”

对方不悦道：“怎么这么没有分寸，好好在家呆着，陪完领导，我就回来。”

周丽接完电话，心情有了好转，便点了一支香烟，把自己罩在雾里。

周丽最初是一个镇上的中医师。她父母都是厂矿的普通工人，所以，大专毕业只能分到乡镇。镇医院的楚院长的姑母是市里赫赫有名的赵利盛副市长的夫人——

市招商局局长楚怀秀。楚怀秀有一次到侄儿这里来过节，不巧忽然腰痛病发作，多亏周丽一根银针，祛除了她的腰痛。当然，她腰痛的病根纯属她个人的绝对隐私，她记得在作陈镇市长秘书时，一次月经未干，就被酒醉得神颠飞昂的陈市长，给糟踏了。自此，天一阴沉，她的腰痛就发作。楚怀秀非常感激地拉着这位楚楚动人的青年女子，饶有兴味地关心起她的工作、生活诸多方面。当她得知，如花似玉的周丽尚未婚嫁，不禁兴奋地一拍大腿，保管替小周说门好亲。一旁的侄儿凑趣道，周医师眼光可挑剔呢，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一个男子能入她的眼。楚怀秀拉着她白嫩白嫩的小手夸道，这乡镇上土里八叽的男人，哪个匹配？换了我，我也不答应的。穿着白大褂的周丽在白白胖胖富态异样的楚局长面前，愈发显得娇媚俏丽。楚怀秀摆着她汗渍渍的手，心里早有了谱谱：一乃把她调到官城，可以医治自己的腰痛；二乃，鲁云飞那个小白脸儿不正缺个女人吗。周丽也很会来事，见平常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人物，居然对自己这般爱重，就满嘴抹了糖似的，长一个姐短一个姐，恨不能变做楚局长的贴身丫环。

有楚怀秀的帮衬，周丽便与鲁云飞完了婚，并顺利调进了城。周丽想往多时的城市，因为婚姻而变成了现实。她兴奋、激动、陶醉着，编织着美好的未来。半年的兴奋期刚过，她便发现市政府的家眷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拿正眼瞧她，更别说和她来往。于是，她便动员鲁云飞搬出去住，可鲁云飞死活不肯，鲁云飞说，这房子是现存的，搬进搬出多麻烦，她们不与你来往，你也莫稀罕那个圈子，还劝她，慢慢适应就习惯了。唯一到家里走走的，便是楚怀秀，她几乎隔三差五都往家里跑，每次来都只是礼节性地和周丽打打招呼，就去了鲁云飞的书房，并同他有说不完的话。同时，周丽还渐渐了解到鲁云飞前妻的情况，而楚大姐在介绍鲁云飞时，却把这些给隐瞒了呢？这又使得周丽有一种被蒙骗了的感觉。有一天，副秘书长李开斌的夫人——许玲玲寻她要点酒精棉球，到了她家。两人寒暄一阵便混熟了。随后，许玲玲便把她带到一个特定的圈子内打麻将。在那儿，她认识了药监局宗局长的夫人王亚菲，公安局副局长王风的夫人孙萍，还有两个做大宗生意的女人。那次，独独没有楚怀秀。开始几个女人有说有笑的，当许玲玲向大家介绍这是鲁云飞的妻子后，大家便不再嬉笑，几圈麻将下来，周丽感到气氛不对，便去了卫生间，她隐约听到不知哪个女人鄙弃地，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另一个女人讥讽道，什么他妈的鲜花，乡镇上的狗尾巴草。许玲玲制止道，×婆娘不要嘴臭，她可是我的朋友！朋友？另一个女人反击道，这种女人也够得上朋友？许玲玲我告诉你，你下次再把她带来，就别怪我们姐们不给你面子。周丽明显听许玲玲的甩牌声，你天生就是富贵命？就这么瞧不起靠嫁鲁云飞这个大头兵进城的女人！我可告诉你的，她可是楚局长保的大媒，你几个婆娘放尊重点，这话一旦传到楚局长、赵市长耳朵里，你几个烂婆娘，有好日子过！听到这番争吵声，周丽像淋了一瓢粪，撒了个谎，快步离去。

周丽流着泪一脸委屈倒在楚怀秀怀里，楚怀秀大咧咧地揽着她，一阵心肝又一

陈宝贝地劝慰后，便耐心而不无说服力地开导她，别和那一帮女人计较，别看这是堂堂市府大院，可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不会每个人都有那么高的素质，就你说的那几个女人，她们唯一仰仗的就是父母老公七姑八姨在官城掌握的权力，没文化、低素质，除了打麻将，除了……鬼混……她们啥也不懂。你是大专生，怎么和她们一般见识呢？她们分明是看我喜欢你，妒嫉你不是！再说，鲁云飞啥不好？这小伙子堂堂大学本科毕业，人长得潇潇洒洒，心眼也好，他的前妻跟了有钱的男人，就真的过上好日子了？人，是高等动物，精神生活才是主要的。当然，鲁云飞也有毛病，你作为妻子，要帮助他改掉身上一些与现实社会不相容的东西，不要书生气太浓，要向李开斌学习，论李开斌的能力、人品、水平，都不是鲁云飞的手，可他为什么上去了呢？美国女影星林达，演技很一般，可在影坛却走红29年，这就是值得琢磨的学问。楚怀秀顿了顿，又语重心长地说：“丽丽，我就是看你外表柔眉，内在钢硬，才把你介绍给鲁云飞的，这样可以起到很好的保证监督作用。我相信，你能造就他适应社会，使他早日成为官城的栋梁之才。”

楚怀秀这么一开导，周丽也想通了，转过来扪心自问道：“若不是嫁给鲁云飞，自己会在乡镇葬送自己一生，能嫁到市政府，已是鲤鱼跃进龙门了。”“这就对了。”楚怀秀又揽着她说。其实，楚怀秀在把周丽介绍给鲁云飞的同时，心里又打起了小九九，陈市长不是也有腰痛病么！届时，把一手针灸娴熟的周丽奉献上去，不啻为老领导再分一回忧。

“花瓣浴准备好了。”周丽被女佣说话打断了回忆，动了动身子想，陈大人喜欢牛奶浴，自己独喜好玫瑰花瓣，看来陈市长大人对这个女佣交待得挺仔细嘛。她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一边向浴室走去，一边想，人与人真是没法比，陈市长召见自己扎了一回针灸，从那一刻起，才恍惚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一个在强权男人威慑下弱小无助，而又异常亢奋的女人。陈大人就是泰山一座，指头一动，整个官城也会摇几摇。

多年来，48岁的副市长赵利盛，脑子里总有两种思想争斗不休。这也形成了他的双重人格。第一，与他同时代进入机关的大学同学相比，混到他这个份上的数不出另一个，这使他感到无尚荣光。第二，他也深知，他能混到副厅级全靠夫人楚怀秀在暗地里努力。楚怀秀跟陈镇当了十几年秘书，至于是在婚前或婚后，正式做了陈大人的秘密情妇，他也无心细究，这是他感到羞耻的地方。不过，经过思想洗礼他也看开了，没有超常规的付出，何来非凡的成功？在他酒足饭饱，搂着一个又一个美艳女人，看着那些搔首弄姿，在堂堂的副市长大人面前谄媚粉儿，他便兴奋得直哼哼，他不无得意地想，没有当初的付出，何来今天的崇高，没有舍不得婆娘套不住色狼的胸襟，何来今天享有占有无数男人的妻女！他大学毕业的三个同学在一次聚会时，还明里暗地讥讽他，吐他的唾沫。可过不了多久，在职位升迁上求到赵副市长，赵利盛就直打哈哈，还不是“加倍”羞辱了列位，才使得那些个可怜虫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地。算起来，谁划算？谁吃了亏？谁笑到了最后！赵利盛事后也觉得自已无耻！可那也是男人的报复啊！谁他妈叫你几个龟孙子讥笑我！挖苦我？陈大人欺负了我，我不找你们龟儿子出气，找谁？我付出了一个，换来了多少个。他在心里默算了一下，不是自吹，凭本爷的地位，送到我床上的鲜货，本人都来不及品尝呢。令他不满足的是，郎城好点的女人，已是公共资源，早被有“实力”的要员瓜分了，或者占有了，赵利盛是什么人物，堂堂市政府二把手，岂能嚼二遍甘蔗？他早就打起省城的主意，准备在省城去养一个女人，一个新鲜的，会给他新感觉的都市女人。这不是生存法则中的食物环链吗？偌大的省城，张家的女人，王家的女儿，不是替我赵利盛养着的菜么？至于陈大人，如果在娶楚怀秀之前，他们已有染，尚可鉴谅。如果是娶了楚怀秀之后，两人才勾搭成奸，那赵利盛是不会饶恕陈大人的，男人容得下这口气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总有一天，让你个老杂毛尝到我赵利盛的利害。

一想到陈镇，赵利盛心情徒然间郁闷起来。这次省上分管组织的余利副书记，受刚从外地调来的省委邹忠信书记的委托，明的讲检查工作，暗地对官城领导班子进行全面考察。全面考察，这可是官城史无前例的呀？从那一刻起，市委、市府